

天边一颗星

(香港)岑凯伦



海天出版社

天边一颗星

(香港) 岑凯伦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责任编辑 宋 城
装帧设计 云 明

书 名 天边一颗星
编(著)者 (香港) 岑凯伦
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发 行 者 海天出版社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 广州七二一五工厂
版 次 1990年12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70千字
印 数 1—50000

ISBN 7—80542—222—2/1·56

定 价 3.30元

《天边一颗星》内容简介

法官的儿子文亮爱上了酒吧歌女美湖，因家庭阻挠，被迫辍学离家，与美湖同居。美湖弃艺在家，专心伺候文亮，倾尽积蓄和家产，支持文亮学习立足社会的一技之长。岂知文亮浮华欠实，用事不专，绘画作曲均半途而废，学做生意又沦陷阱，终归一事无成。美湖默默地奉献着所有，当发现自己无能育子时，又悄然离去，为文亮与父母言和并组成幸福小家庭主动铺平道路。美湖重操旧业，终日用“天边一颗星”的哀歌倾诉着对文亮无尽的爱恋。

天边一颗星

女歌手

一个穿银色礼服的女歌手站在黑暗的音乐台上，象一颗星。

这是一首哀歌，衬着音乐。夜总会内的灯光几乎全熄了。

“毋忘我，友人！”

六月，逝去的时光！

淡淡的回忆，低低的倾诉，

情人，你象天边一颗星，照耀着我！”

歌声隐没，掌声灯光……

美湖退出音乐台，来到台下，台下有一张桌，桌旁坐了一个美少年。

“唱得真好！”文亮轻轻打着掌心，齐齐的牙齿配上两个酒窝，很女性化。

“刚才我唱的天边一颗星，是为你而唱，文亮，你会忘记我吗？”美湖坐下来，文亮早已为她要了一杯鲜柳橙汁。

“忘记你？”文亮侧一侧头，态度很优美，“没有你，你猜我的生命会怎样？”

“? ……”

“黑暗!”文亮做了一个手势,象舞台上的优秀演员,一个没有星星的晚上,大地多么黑暗。”

“文亮!”美湖抚着文亮的手。

“美湖,”文亮紧握着她的手,“你是我生命中的星星,没有你,我的生命将会暗淡无光。”

“我也是,爱人,你一直给我光明。”

“美湖,让我们结婚吧!”文亮孩子气地嚷着:“我们生活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结婚?”美湖的眼睛露着惊与喜,“我们能结婚?”

“你爱我,我爱你,有什么不可以结婚?”

“唉!”美湖长嘘了一口气,“如果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人就好了!”

“你在说些什么?”

美湖轻吁道:“文亮,你是个大學生,我是个歌女,我们配吗?”

“有什么不配?现在的歌女已身价百倍,她们几乎比得上电影明星!”

“明星和歌星的确很受人崇拜,可是在你爸爸和妈妈的眼中,我们根本不是好东西,他们不会容许我们结合的。”

“妈妈头脑很新,爸爸就比较顽固,不过,我是个独生子,父母一向很宠我,我喜欢的,他们不应该反对!”

“不应该?”美湖提醒他,“你爸爸不是曾经反对我们来往?”

“结果我不是仍然天天来看你?”文亮弄着美湖的手指,

“想不想和我结婚？”

美湖点点头，但是她说：“这太奢望了，我还是不敢祈求。”

“你要就去争取，不应该向环境低头，”文亮充满信心，“我今晚回去请求爸爸和妈妈，准许我们结婚！”

“还是别提了，我怕引起你爸爸的反感，他会驱逐我出境。”

“别以为我爸爸是法官你就害怕，你没有犯法，他就没有权干涉你的自由，而且他早已退休，他现在只不过是律师。”

“你想一想，文亮，一个曾经做过法官的大律师，他会让自己的独生子娶一个歌女？”

“你太没有勇气了！”文亮摇一摇头，“懦弱的人，是注定要受人欺负的！”

“我不是被人欺负了半辈子吗？”美湖垂下头，她的眼中滚着泪，“自从妈去世之后，爸爸就不再理我，后来娶了后母，情形更糟，捱打，捱骂，最幸运的还是我仍然可以念书，一直到我爸爸死了，我连学费也没法交，这样熬了一年，有一天，后母带着所有的钱和她的情夫跑了，那时候，我只有十四岁，家中又连一角钱也没有，幸而好心的邻居把我收养，他还供我念书，直到去年，他也去世，于是我就拿着他留给我的钱学唱歌……”

“美湖，不要再提过去了，”文亮温柔地用眼神制止她，说：“我会好好地待你，弥补你过去的悲惨日子。”

“只要我们能常常见面，我已经很满足，”美湖含着泪笑了。

“不，我要你永远在我的身边，我要你只为我一个人歌

唱，我要你做我的妻子。”

“文亮……”

这时候，仆欧走过来，他低声对美湖说：“美湖小姐，领班请你上台唱歌！”

“我要唱歌了！”

“我在停车场等你！”

美湖点一点头，她站起来，留恋地看了文亮一眼才向音乐台走去。

象过去一样，九点钟，文亮换好衣服准备去夜总会听美湖唱歌。

莫夫人推门进来，望了望儿子，她问：“又要出去？”

“是的，妈妈！”

“上夜总会？”

文亮笑一笑，他拉一拉柠檬黄上衣。“是的，老地方！”

“还是那歌女？”

“唔！”文亮点一点头。

“我见过她，样子不错，歌也唱得好，但是……”莫夫人皱一皱眉，“你爸爸会怎样想？”

“他有权不喜欢，我也不会勉强。”

“但，你是他的儿子！”

“妈，要结婚的是我！”

“结婚？想得那么远。”

“你爱一个人，是否希望和她生活在一起？我不能接受分离的滋味，”文亮过去拉母亲的手，“不要反对我！”

“我倒无所谓，可是你爸爸很固执，他一直认为婚姻应该门当户对，比如玛芝……”

“爸爸喜欢玛芝，我知道。”文亮点一点头，“玛芝是个有教养的女孩子，她很不错的。”

“既然不错，就将就点和她结婚吧！”莫夫人立刻说。

“妈，不行啊！”文亮用力摇头，“我爱的是美湖。”

“你这孩子真麻烦。”

文亮看一看表，他说：“我要去了，美湖已经唱了第二场。”

“玛芝还没有走呢！人客未散你就出外，难道你不怕玛芝伤心？”

“我跟她说一声。”

文亮走下楼梯，淑女型的玛芝，穿着天蓝色的裙子，正在全心全意和莫先生说话。

文亮走到她的面前，对她说：“玛芝，真对不起，我约好一个朋友，非要出去不可。”

“没关系，我也想走了，可以送我回去吗？”玛芝又温和地补充：“假如你方便的话。”

“我送你回去！”文亮用手拖她。

莫先生看了儿子一眼，他严肃地对文亮说：“早点回来，今晚有话对你说。”

“一定要今晚吗？”

莫先生点一点头，眼光很冷。

文亮透了一口气，随着，他和玛芝出门。

来到夜总会比平时迟了一个钟头，音乐台仍然黑暗的，穿上白色旗袍的美湖，依然象黑夜里的一颗星星。

文亮是常客，仆欧把他引到他定好的桌子，文亮坐下来，要了一杯桔子汁。

美湖一直在等待，情人没有来，黑黑的，文亮仍然看到她亮亮的一滴泪，她唱着很悲惨的哀歌，文亮心痛了，泪几乎也流下来。

曲终，灯亮，美湖看见台下的情人，她很开心，用手指碰一碰眼睛，泪珠不见了，她含笑来到台下。

“你来迟了！”

“对不起，”文亮握着美湖的手，“为了送玛芝，她是我家的客人，不能不送她。”

“玛芝？”美湖想一想，“是不是那个有一个脑科专家父亲的千金小姐？”

“唔！她的爸爸有一间规模很大的私人医院，”文亮点一点头，补充说：“她本人也是个医科学生，而且，她又是个被宠的独生女儿。”

“她一定很娇？”

“相反的，她很会尊重别人的意见。”

“美吗？”美湖开始语中带酸。

“一点也不难看。”

“你喜欢她？”

“也不讨厌”，文亮照直说了，“我们是世交，童年时候，常常一起玩。”

“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美湖心里好象压了一块石。

“美湖，”文亮摇一摇她的手，“你想到哪儿去了？”

“总有一天！”美湖顿一顿，叹了一口气，说：“你爸爸

会要你和她结婚，因为她漂亮，而且又是千金小姐！”

“难道我不可以反对父亲？”

“有理由反对吗？”美湖说：“玛芝小姐不是一个很理想的配偶吗？”

“我不爱她。”

“你说过她不讨厌。”

“不讨厌就等于爱？”文亮又孩子气地嘟嘟嘴：“我不爱她，我只爱你！”

“爱我也没有用，我们的爱是没有结果的！”

“为什么没有结果，我爱和你结婚，今晚我就要对爸爸说清楚。”

“算了吧！别惹他了！”

“就算我不惹他，他也要来过问，我出门的时候，他叮嘱我早点回去，他说有话跟我说。”

“他会说些什么？”

“不知道！”文亮摇一摇头，“既然有机会和他详谈，我一定不会放过机会提出我们的婚事。”

“文亮，我求你不要说了！”美湖很担心，她总是害怕文亮的爸爸会拆散他们。

“你不用担心，我会掌握机会。”文亮安慰她，“刚才我已经跟妈妈说过了！”

“她有什么意见？”美湖紧张地追问。

“没意见，我妈妈是个好人，她并不反对我们的婚事。可惜，她作不了主，因为我们家里一向是我爸爸发命令的。”

“啊！”美湖的心沉落下去，虽然有一个同情的人，但是

却完全起不了作用。

“用不着担心，他们是不重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相爱。”

文亮逗着她，“打令，你是嫁给我，不是嫁给我的父母。”

“要是他们真的反对呢？你真的可以不理睬他们？”美湖怀疑地问。

“原则上我是尊重他们，但是，反过来说，他们也应该尊重我。”

“话虽如此，但是亲生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子女？”美湖性格很贤良，“不要为了我而令两个老人家痛苦伤心。”

“如果他们知道你这样贤淑就好了！”

“慢慢的，别心急！”美湖想一想说：“等我储够了钱，我就不再唱歌了，那时候我会去外国念一两年书，希望那时候你爸爸不会嫌我是个歌女。”

“等你储够了钱？还要等多久？”文亮不信任地摇头。

“我一向很省用，大约再唱两年就够了！”

“两年？”文亮叫着：“等你唱完还要等你再到外国留学，我来算一算，我一共要等四年。”

“四年也不算长！”

“不算长？四年后我已经老了！”

“你现在才不过二十岁呢！”美湖失笑起来，“四年后你也不过二十四岁，怎会老呢？”

“不，我等不了！”文亮看了看表，他说：“我今晚不能送你回家。”

“为什么？”美湖有点失望。

“爸爸要我早点回去，等你唱完歌太晚了。”

“很好吧！你就早点回家。”

文亮点一点头。

仆欧又来请美湖唱歌。

美湖站起来，对文亮说：“跟你爸爸好好地谈，尽可能迁就他！”

“知道了！好媳妇！”

美湖点一点头，笑得很甜。

莽少爷

莫先生坐在大厅的中央，板着脸，严严正正，象个十足的大法官。

莫先生的样子令人生畏，但是文亮并不怕他，因为文亮反叛性很强。

“爸爸！”

“唔！”莫先生打量着他，“又去夜总会？”

“是的！”

“又去找那唱歌的女人？”

“是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莫先生提高声音，“叫你不要再见她！”

文亮不说话。

“今晚我要跟你说两件事，第一，我要你和玛芝结婚。”

“不。”文亮简单地摇一摇头。

“玛芝有什么不好。”

“好就要和她结婚？我的妈妈也很好呀！”

“畜牲。”莫先生很生气，颤声喝道：“你竟然想反抗我？”

“爸爸，我不是反抗你，我只是反抗不合理。”

“我哪一点不合理？”

“我应该有婚姻的自由！”

“让你娶一个歌女就算自由？”

“歌女也是人，爸爸。”文亮说得很平静，“新时代，不应该有门户之见。”

“你是我的独生子，总希望你有一个好媳妇，象一个这样出卖色笑的女人，她会做贤妻良母？”

“爸爸，不要耳闻，要目睹，你没有见过她，怎能知道她不能做贤妻？”

“我没有见过她？我和你妈妈特地去夜总会捧过场，她样子不错，但是不适合做一个富户人家的少奶。”

“爸爸，应该说是官臣人家。”文亮揶揄着。

“文亮，”莫先生瞪大了眼，“你听着我告诉你第二件事，我要你从今晚开始，和那卖唱的，断绝来往！”

“不，爸爸，这个很对不起，半年前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现在仍然是那么一句话，我不能够离开美湖的。”

莫先生的肌肉在颤，他压着问：“你们又有什么大计？”

“结婚！我早向她求婚了！”

“结婚？”莫先生跳起来，“你和她结婚，不怕被亲友耻笑？”

“结婚有什么可耻？”文亮摊开了手。

“你要和她结婚，好，好，”莫先生面色却变了，他很吃

力地说道：“你和她结婚，就不要做我的儿子！”

“爸爸的意思，是要赶我走？”文亮问，面色也变了。

莫夫人及时赶出来，她拉着丈夫的手说：“别为孩子生气了，休息吧！”

莫先生一手摔开她，“都是你，慈母多败儿，你看你到底生了一个怎样的儿子？”

“文亮，”莫夫人转过身对儿子说：“其实玛芝也不错，她温柔，美丽，有学问又有教养，乖孩子，听爸爸的话，和玛芝结婚！”

“你们喜欢玛芝，那是你们的事，我不喜欢！”文亮非常倔强。

“你一定要娶那歌女？”

“是的，妈妈，”文亮用力点头。

“赶他走！”莫先生高声叫着：“赶他出去！”

“用不着赶，我自己会走！”

“文亮，”莫夫人急得流泪，“何必惹你爸爸生气，快回房睡觉吧！”

“妈妈，爸爸要赶我走，我不能不走！”文亮一向硬性子，他和顽固的莫先生僵持着。

“走，此生此世也不要回来！”莫先生用手指着儿子。

“是的，我不会再回来！”

“文亮，何必为了一个女人连爸爸妈妈也不要呢！”莫夫人哭了起来。

“太太，用不着为一个不长进，不知廉耻的人难过，他要有本领，就一辈子不要回来找我们。”

“妈妈，我走了。”文亮一转身，从大门走出去。

莫先生愕然地愣了一会，莫夫人追上去，莫先生赶紧地把她拉住。

“文亮走了！”莫夫人呜呜哭着。

“别担心，他会回来的，他吃惯好的，住惯好的，用惯了钱，谁有本领供得起他一切豪华享受？”莫先生很有把握地说：“到他山穷水尽的时候，他自然会回来！”

美湖刚卸了妆，女佣亚娟，在替她刷头发。

门铃响，亚娟皱了皱眉道：“这么晚了，还有谁来？”

“去看看。”美湖接过刷子，今晚她有点心神不定。

亚娟走出去，在电眼看见文亮，她一边提高声音说一边开门。“小姐，是莫少爷！”

美湖连忙放下刷子飞奔出去，看见文亮憔悴的样子，她慌忙问：“文亮，你怎么啦！”

“我已经脱离了家庭。”
“啊！”美湖掩住嘴，她望了望亚娟，拖起文亮的手，
“到我房间来。”

美湖掩上房门，问道：“文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事情，爸爸禁止我和你见面，我坚决反对，我们吵起来，他赶我走，我就离开了他们。”

“文亮，”美湖锁起眉头，“我早就叫你忍耐一下，尽量迁就你爸爸，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怎样迁就？”文亮不满地叫着：“听他的话，真的和你断绝来往？”

“文亮，我们不是计划好了，等我再唱一两年，我有了钱，可以出国留学，就不用再唱了，那时候，你父亲或许会容许我……”

“你为什么一股劲儿埋怨我？”文亮挥着手，“是不是因为不能嫁一个大律师的少爷感到伤心！你嫌我变成了穷光蛋？”

“文亮，你怎会这样说？”美湖连忙拉住文亮的手，“我只不过不愿意你为了我失去父亲。”

“这样的父亲不要也就算了！”

“可是你妈妈是个好人，文亮，你今晚太冲动，你不应该反抗父母，你应该忍受一下，你……”

“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你心里怎样想！”文亮忽然站了起来，拉开房门。

“文亮，你到哪里去？”美湖慌忙追过去。

“离开这儿！”

“回家？”

“父亲不容我，你也不容我，我离开这儿，永远不回来。”

“文亮，我怎会不容你！”美湖一把将文亮拉住，她哭了起来。

“我是个一无所有的人，你还会爱我？”文亮直直地说着。

“文亮，我爱你，我只爱你一个，我不管你是谁的人，我不管，我爱你！”

文亮低下头，抬起美湖梨花带雨的脸，爱念油然而生，一切的恨怨都烟消云散！

第二天早上，文亮匆匆由床上爬起来。

美湖被他起床的声音惊醒，她连忙问：“这么早到哪儿去？”